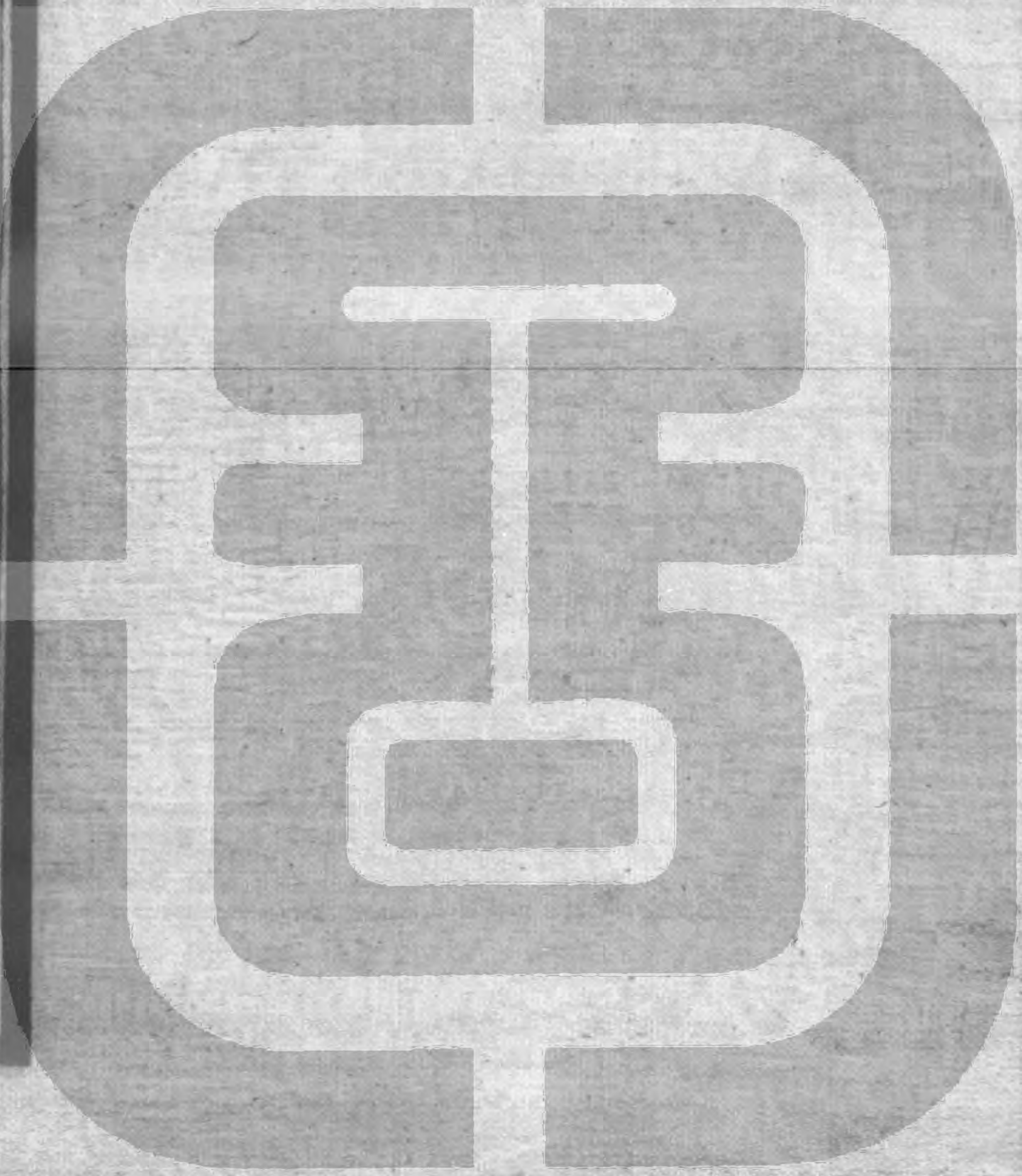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五十三之卷五十六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王部十四帝治制作增實錄遷都教化來遠增

論齊帝治三民不歸如車畫象而夢茲於華香華香

原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

也可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柏皇氏軒轅氏尊盧氏

伏羲氏當是時也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若此時則至治也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

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

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 莊子曰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
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 呂氏春秋曰神農教曰
士有當年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不績
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親耕妻親績 易曰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列子曰黃帝喜
天下之戴已也養正命娛耳目乃喟然歎曰養一已治
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退而閒居大庭之
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華胥
氏國不知距齊國幾千里 齊中 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
神遊而已其國入水不溺入火不熱乘空如履實寢虛

若處牀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又二十八年天下大治幾
若華胥國矣 帝 帝王世紀曰帝嚳以人事紀官故以勾
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
爲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
又曰帝堯命羲和四子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分掌四時
方嶽之職故名曰四嶽也天下大和百姓無事有五
老人擊壤於道觀者歎曰太哉帝之德也老人曰吾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苗又曰堯老命舜代已攝政尊任伯禹稷契臯繇伯益
時有苗氏負固不服禹請征之舜曰我德不厚而行武

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而舞之有
苗請服立誹謗之木申命九官十二牧三載一考績三
考黜陟幽明 莊子曰舜問於堯曰夫王之用心何如
堯曰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
吾所用心也 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
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春秋元命苞曰禹之時民大
樂其駢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
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
銘於箕箒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入賈誼新書曰周
成王問鬻子曰寡人間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

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
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
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
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
已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
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則民得三生矣聖王在上
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民得四生矣
帝王世紀曰文帝先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
邊備守不得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羣臣如袁盎等稱
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受賂遺金錢覺上常

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
殷富興於禮義 又曰文帝斷獄四百幾致刑措 漢
書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
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後漢書
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外內無
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世之上
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然而鍾離意宋
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仁之度未優乎 帝王

世紀曰孝和之嗣世正身履道以奉大業賓禮耆艾動
式舊典宮無嬪嬙鄭衛之燕囿無般樂遊畋之豫躬履
至德虛靜自損是以屢獲豐年遠近風承 **增**唐書曰
太宗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
米斗三四錢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
不齎糧民物蕃息遠方降附者百二十萬人是歲天下
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此高祖太宗致治之
大畧及其成效如此 又曰高宗即位之初海內乂安
長孫無忌等輔政未見失德數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
增戶十五萬 又曰開元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

三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
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又曰穆宗嘗問崔植貞觀開元
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
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以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
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矣明皇在
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早夜孜
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
觀省以自戒又曰元和之治百度脩舉稱朝無幸人
大通鑑曰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舉賢才黜貪殘實租
稅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又曰宋太祖如

西京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生亂離不圖今日復
觀太平天子儀衛宋史太宗贊曰有五兵不試禾稼
薦登之效是以青齊耆耄之叟願率子弟治道請封禪
者接踵而至又曰真宗景德四年諸路豐稔淮蔡間
麥斗十錢粳米斛三百餘又曰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
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闢又曰太中祥符間河
南府獄空有鵲巢其戶又曰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君
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
基宗又曰英宗立詔富弼入覲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
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

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金史
世宗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讀經為福朕使
百姓無冤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語又曰世宗時羣臣
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歲斷死罪或十七
人或二十人元史曰仁宗御便殿李孟進曰陛下御
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帝曰卿等能盡力贊
襄使兆民乂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
朕踐祚曾未踰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孟愧謝語又曰
仁宗時遠彛自古未通中國者皆朝貢請吏通紀曰
蹇義夏原吉對明仁宗曰民無科歛之擾徭役之繁可

謂治世通紀曰宣宗謂楊士奇曰憶五年五月其爾
宿齋宮論寬恤事且兩閱歲民事不又有可恤乎士奇
退與胡濙條上十數事即命行之通紀

帝治二思治無識治附

原人皇虛無輜六伏羲立卦易清淨無為說儼然

元默淮南允恭元默東觀天至治洞和陳思天為公

禮記無為而天下化莊子垂拱天下治淮南不為刑

辟春秋土不言而信易不化而行列子不為而善韓康

無不降席而天下治子思不罷而治說不設法度

淮南帝未使民化未賞民勸六韜不知喜怒六韜入其輸而

帝王部帝治

不偽未不勞而成並淮南子功不賞賢不使人雖有智

無所用之並莊子食鳥獸肉衣其羽皮汗樽杯飲

蕢桴土鼓並禮記不識不知詩鶉居穀飲莊子善浮游

不知所來罔兩不知所往淮南子天下和平孝經不天下

咸悅帝王世紀天下化成易天下懷安史記

天下殷富杜篤論四海會同書海內勸慕王褒四

海為家史記四方無虞書海外有截毛詩海內乂安

薛瑩光天之下至於海隅並至於海表罔有弗服並

澤及四海春秋守在四夷經營四方毛詩皇化四遠

曹植光被四表日撫於五辰庶績其凝並平光被六幽

班固上暢九垓司馬相如洋溢八區揚雄密靜天下東觀

德合上天化感無外張景陽鎮撫方外淮南子協和萬

邦書洽和萬國典略萬方底定陸機萬國咸寧易

萬邦咸寧萬國咸休並書九州影從何晏九有有截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詩六合殷昌張衡員首順風

抱朴子迴首函內封禪書前番禹後椒塗揚雄不左湯谷

右虞泉車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書東包月窟西暨日

宿繆襲經靜兆民薛瑩靜濟天民傅毅宜民宜人毛詩

民宜其壽賈誼新書保樂洽壽東觀國靜民康曹植充實

殷富桓子克內外無患春秋民用和睦孝經人樂其性

帝王部

帝王部

帝治

七

文子 民樂其業春秋 四方樂業東觀 黎民樂業續漢書

吏無百里之徑民無出門之役東觀 耕者讓畔史記 田

不侵畔市不務賈淮南子 家給人足樂稽 道不拾遺淮南子

子 單車露宿東觀 外門不閉史記 民不反亂春秋 民

無癘疫 民無反禍賈誼 國無鰥民 刑措不用囹圄

空虛淮南子 曠者墨者宮者履菲前漢刑法志曰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

純師古曰 善為國者不師春秋 無兵車之事賈誼 寢

天下兵冠鵠 偃武脩文書 藏兵偃武 五刃不砥三

革不累尸子 銷兵刃史記 兵無血刃漢書 焚甲兵淮南子

收兵為鐘史記 鑄戈為耨潘左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禮記 載載干戈載橐弓矢毛詩 日辟國百里 馬駕鼓

車劍賜騎士東觀 虎賁脫劍禮記 去劍搢笏 偃伯靈

臺司馬相如 城復于隍易 丹塞收烽元微釋駕張協 歸

馬華山之陽放牛桃林之野書 春無淒風秋無苦雨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秋 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鹽鐵論

甘雨以時淮南子 旬而一雨鹽鐵論 有滄淒淒興雨祁

祁毛詩 聖人在上無雹春秋 庶草蕃庶書 庶類蕃殖

百物阜安周禮 百穀用成書 松柏斯兌 梧桐生

矣魚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 我

倉既盈我庾惟億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並毛詩 太倉

之粟露積於外史記 麀鹿濯濯白鳥騞騞 魚麗于罟

矣魚躍于淵與王在靈沼於物魚躍並毛詩 昆蟲閭澤

相如司馬相如 無墮穀 地平天成書 泰階夷清曹植詩 行同

倫禮記 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 草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書 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 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書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禮記 農夫

詠於田曹植 頌聲作於下閔鴻 元鬢巷歌黃髮擊壤張景

陽 老人擊壤逸士傳 小兒撫塵應璩 增黃金與土同

價齊世祖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閭閻絃誦相聞宋文帝

除隋之亂比隆湯武 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唐太宗 務

農興學慎罰薄斂宋太宗 加惠兵民輕徭薄賦元仁宗

三十年間四境晏安戶口蕃息宋文帝 華夏富庶旅不

齋糧時稱治平元太宗 朝廷清明天下安靜宋哲宗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宋仁宗 天下晏然國富民足元仁宗

朝無闕政生民皆安明仁宗 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

方無事宋太宗 百穀豐登雨暘時若此為止瑞明文宗

勤於為治賞罰嚴明後魏顯祖 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宋文帝

勤政憂民帝王常事宋太宗 詔書勅旨無非仁政明

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 刑法似縱弛

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帝治

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宋史仁宗

贊無一物之失所見萬國之咸寧趙普言以天下

之樂為樂樂在時平民安並宋太宗語不以繁華為樂

蓋以民安為樂宋太宗語李昉與世休息迄於丕平宋太宗

但求順理以致太平劉大夏對孝宗制禮作樂有太平之風

元魏顯祖承百王之末粗致承平宋太宗詔趙普永徽之政有

貞觀風唐高宗有貞觀永徽之風通鑑唐睿宗言政治者

稱元嘉焉宋文帝真宗之世號為盛治仁宗之世天

下承平間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宋史世祖之世家給人

足元世祖時稱小元祐宋理宗惠時號小堯舜金世宗一

民不得其所朕之責也明文皇詔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

無札瘥天閔之患通鑑胡致堂論雲物之祥徵於治世明洪武

恩威遠加山川效靈明永樂天下無事靈貺並至張知

白上真宗所宜端拱穆清嗇神和志而自可遠繼三皇俯

觀五帝趙普上原思治憂天下之不治列子在心天

說苑憂勞百姓淮南子殫心萬幾晉書削心約志六韜

心愁憂苦帝王世紀念茲在茲書夙夜基命毛詩風味

旦丕顯春秋雞鳴而起孟子夙寤晨興漢書坐以待旦

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並書日晏坐朝後漢晝

不暇食夜不暇寢賈誼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淮南子高

帝王部

帝王部

帝王部

居遠望深視審聽六韜增不能得治本唐文宗謂李石曰朕即位十年

不能得治本蘇軾對致太平之難又問鄭畋曰奈何致太平之難責治太早李石

對文宗求治太急神宗求治不宜太急明宣宗嘗問劉大夏

天下何時太平朕何如古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原識治識其政事書

內脩政事詩治常清靜風俗其治嚴靜春秋養性

愛民莊子畏天而愛人戴大務德而安民分德利民

以樂樂民黃石公守在約孫卿富其民文綜

核名實漢書循名責實鄧析總攝紀綱桓專正人道

白虎通總覽威柄華嶠朝無權臣朝無寵幸東觀漢記

恤務本卹民務本漢書事天任人尸子損上益下

內無疵政漢書朝無疵政晉書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書借耳分聽抱朴子假日以覽抱朴子平平左右

亦是率從毛詩增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

不甚難魏徵對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同上平亂

責武臣守文責文臣唐高宗語勸我行仁義既效矣唐太宗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趙宗儒對大亂易治譬饑人

易食魏徵喪亂之民思治猶饑渴之望飲食明太祖論用

德則逸用法則勞明桂彥良善政在於養民養

民在於寬賦簡寬而有制不以廢弛為寬簡而有節

不以慢易為簡明太祖論

原神教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以貪狼為俗法出奸生如湯止沸以薪救火

賈誼曰仁義厚人主之斧斤之芒校事魏太祖置

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等以奸利殺之乃謝柔

不治身術列子曰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

庶績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張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

辨物居方厲精更始宣帝詔令遺九年食則餘一

年之食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

曰太平二十七七年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

為天下師蕭曹以寬厚清必世後仁如有王者必

外所至咸服三代至盛際天接地無宿憂天下無宿

無兵事賈誼不拘禁忌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

豈為政之意不知所之百姓休和兆民賴之

三代至盛太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日用而不知百姓

亦制理於未亂增美利唐文宗言不能休息明楊

對仁宗曰更得五年寬恤行寬恤之令今昇平唐

石謂文宗曰誠務脩將來之政自治定功成宋太

乾轉坤宋游似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功德兼隆唐太宗贊自古功德兼恭勤所致宋李昉

四海清晏民物阜宋趙普謂太宗登極十年坐隆大業坐隆大業宋孝

行故事宋王旦對真宗曰祖宗之法勵精政治宋宗

勵精致治唐憲宗新剪蜀自視何如即位時唐李

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今日承平石謂

亦希矣唐穆宗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慶曆聖德

頌宋石太平聖德詩明楊士奇作太平聖德詩

制作一不決

原尚書序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

代結繩之政 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都陳作瑟三十六

絃又曰庖犧氏制嫁娶之禮呂氏春秋曰昔古朱

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

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琴以來陰氣以定羣生帝王世

紀曰女媧氏作笙簧 又曰神農氏作五絃之琴龍

魚河圖曰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

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弭伏

帝王世紀曰顓頊命飛龍效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

上帝呂氏春秋曰帝顓頊命飛龍作四又曰帝嚳化被

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其又曰堯以尹壽許由為

師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作樂大章呂氏春秋曰帝嚳命

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 又曰舜作大韶之樂

帝王部 制作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三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故孔子稱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禮記曰昔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
故樂名大濩濩者救也樂叶圖曰四時之節動靜各
有分職不得相越當以度行謂調露之樂注曰調露和
致於甘露增通鑑曰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
大服樂曰勺事文類聚曰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又有房中祠樂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
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器數更名曰安世樂漢書
曰武帝既滅南越下公卿議曰民間祠有鼓舞樂今郊

祀而無樂豈稱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
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塞南越禱祠秦一
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箏篪瑟自此
起唐書曰唐製七德舞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
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
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
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又曰九功舞者本名功成慶善
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臨幸宴從臣賞賜間里
同漢沛苑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功成
慶善樂五代史曰周世宗天曆六年詔王朴考正雅

樂朴以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准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廢宋史曰宋初竇儼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爲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爲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又曰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洛陽銅望臬石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故建隆以來有和峴樂以後至崇寧凡六改作又曰仁宗皇祐二年出親製明堂樂八曲又以自製黃鐘五音五曲並肄於太常三年禮官上大樂名曰太安曰又曰徽宗時蔡京主魏漢津之

說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文以帝指爲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金史曰大定間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更撰樂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又曰後改文舞曰保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元史曰世祖名樂曰大成文舞曰武定文綏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續文獻通考曰太祖洪武中上親製大祀天地樂章八年正月上親大祀遂用焉通紀曰太祖命禮部尚書陶安等作宴享九奏樂章上善之悉屏俗樂唐書曰開元九年麟德曆署日蝕不驗詔僧一行作新曆推大

衍數立術以應之十五年草成名開元大衍曆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後世有改作者皆依倣而已 五代史

曰周世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

定歲餘朴進欽天曆世宗嘉之詔司天監用之史論曰

曆其法不同而多差至唐一行始以天地之中數作大衍曆最為精密後世善治曆者皆用其法朴亦能自為

一家然不能宏深簡易而徑急是取至其所長雖聖人不能廢也 宋史曰太平興國

間巴中人張思訓創作渾儀以獻太宗召工造於禁中

踰年而成按舊法日月晝夜行度皆人所運行新製成

於自然尤為精妙 元史曰元初用金大明曆世祖十

三年平宋遂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成名授時

曆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又曰守

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

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

創作簡儀又作候極儀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作仰儀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有古人所未

及者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以劉基精於天文時占

乾象佐行軍輒效擢為太史監太史令率其屬高翼等

上大統曆皆依郭守敬法故又曰西域當崑崙之陽

為得風氣之正故西域獨有曆元之季世其曆始東曆

家以為最密太祖造大統曆得西人之精乎曆者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而後成之曰元史曰世祖即位命國師八思巴製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關之法而大要以諧聲為主至元六年詔頒行於天下明紀事本末曰太祖嘗問宋濂孔克仁漢治何不三代也克仁曰王霸之道雜太祖曰咎將誰始曰在高祖太祖曰然高祖創業未遑禮樂孝文時當制作復三代之舊乃逡巡未遑使漢家終於如是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

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對制作二

原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繫辭

制度數議德行易象天地以立制傳元變天下之

法禮含文嘉改正朔易服色禮制禮作樂史作樂以

應天制禮以配地禮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吳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

作易幽贊神明並庖犧作易弘開大道古史伏羲

作易綿絡天地揚歷象日月敬授人時書聖人作

歷黃帝造曆續漢立四時之制尸著九六之文帝

帝王部 制作

紀世推三光立八節春秋治五氣設五量禮大戴合五

緯春秋正六宗拾遺記吹律定姓紀鐘甄聲帝王世紀入省

風作樂春秋軒作樂崇德易作樂防滿稽古黃帝作樂

曰咸池樂緯少昊作樂曰九淵帝王世紀禹作夏武王

作武並鄭注命咸黑為歌呂氏春秋命伊尹歌晨露韓詩

庖犧氏作瑟文王益其少宮南聽鳳以定律神農作

琴帝王世紀朱襄作琴呂氏春秋黃帝庖犧作瑟世紀天作簫

以象鳳風俗通禹作夏籥呂氏春秋曰禹立命臯陶

使伶倫作律呂氏春秋命咎陶作刑年紀黃帝作旌冕世本

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禮記止棟下宇以待風雨易

構其木櫟以避羣害韓子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結繩

為罟以佃以漁並易作網罟用禽鳥典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韓子烹穀為粥燔肉為炙取犧牲以充庖厨

帝王世紀作釜甑成火食之道古史考後聖有作范金合

土禮記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神農作耒耜古史弦

木為弧剡木為矢剡木為舟剡木為楫斷木為杵

掘地為臼舂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致天下

之民聚天下之貨易之以棺槨易之以書契並易以

新書石從事魏書以典論刻石魏志黃帝作弩古史以

銅為兵越絕黃帝蹴鞠劉向武王作嬰世本使馬鈞作

帝王部

帝王部

制作

司南車

魏

採銅鑄鼎

史

鑄鼎象物

春秋

增變律令

革官名

功極

作樂典治終制禮

唐傅奕

考制度脩

上高祖

通禮

定正

樂議刑統

周世宗

左圓右方

書先

偏後伍

交錯

屈伸

以象魚麗鵠鶴

執戟而舞

以象擊刺往

來

來

唐太宗七德舞

進蹈

安徐

以象文德

太宗九

功舞

更

製歌辭

太宗命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等更製破陣樂歌辭

作上元舞

唐高

宗作

舞者百八十八人衣畫雲五色以象元氣

上元二年詔惟圓丘方澤及太廟用之

化育

詔庇孰

非厥功

高宗時奏破陣樂舞入帝常立以視樂闕乃坐

裴守真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

者化育詔庇孰非厥功不

應歌舞別申嚴奉奏可

追思王業勤勞若此

觀樂

難舞

木六變以象功業

宋淳化中和囑言二舞有六

變之象每變以象太祖功業

推讓宜先文舞

推讓宜先文舞

和峴言陛下以推讓

上親製樂

大中

昭應宮及景靈宮

御製樂章

作樂

崇德天人之極致

崇德天人之極致

唐元德

制作簡繆聞者皆悲憤

自

未之亂禮樂制度亡已久石晉詔太常詳定二舞冬

至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然禮樂

廢久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

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登歌

發聲悲離煩慝舞者行

太宗增十部樂

燕樂唐高祖

列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設九部樂

太宗平

作九絃琴

作五絃阮

宋太宗嘗

高昌增為十部

絃之琴以歌南風後王因之復加以文武二絃朕今增

之為九其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

不亂矣阮四絃增之為五其名曰水

宮中製渾天儀

火金木土則五材並用而不悖矣

宋五儀志歸於金中更謀制作表正功獻渾儀樣高

宗先自為一儀寘諸宮中以測天象其後邵諤所鑄蓋

帝王部

制作

帝王部

帝王部

制作

帝王部

制作

帝王部

制作

帝王部

制作

祖是焉禁中作觀星臺續通考明仁宗洪熙初作觀星臺於禁中上時時登臺觀象初

太祖精於天文每以指訓欽定曆註明曆式有二曰

故成祖仁宗皆知天象欽定曆註王曆曰民曆洪

武二十九年改銅魚符唐高祖罷隋竹使符頒

欽定曆註改銅魚符銀兔符其後改銅魚符

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鈎為姦害及黎庶宋太宗淳化

家萬邦咸又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司繫權衡之定式

如聞黍之制或差毫釐錘鈎為姦害及黎庶宜令詳

定著為安得不新其耳目唐傳制作可施於後世

通規五代史論周世宗制銳意制作以文太平宋徽

作皆可施於後世宗宋徽

崇寧實錄一

增通鑑曰晉秘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桓温枋頭之

敗温怒盛諸子私改之又曰後魏崔浩與高允等共

譏國記曰務從實錄浩刊所譏於石以彰直筆有譖其

暴揚國惡浩竟誅死唐書曰高祖太宗實錄初敬播

所譏信而詳及許敬宗身為國史竄改專出已私又

曰吳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

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

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

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

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

不改世謂今董狐云又曰肅宗時經大亂後史籍燔

帝王部

關於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興慶宮兵興焚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凡數月止獲一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魚又曰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言改脩非是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况人君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臣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非自己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義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刪

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魚又曰文宗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鄭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魚又曰武宗時周墀言故宰相李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他事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魚五代史曰漢隱帝詔賈緯與王仲寶儼等同脩晉高祖出帝實錄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

峻監脩國史緯書日曆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
曰賈給事子弟仕宦亦要門閥奈何歷詆當朝之士使
其子孫何以仕進言之太祖貶斥之書又曰周太祖既
黜宰相王峻以峻監脩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
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
及李穀監脩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
直學士就樞察院錄送史館自此始宋史曰太平興
國中李昉扈蒙撰太祖實錄咸平初王禹偁與脩太祖
實錄直書其事宗又曰錢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
億同脩太宗實錄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十八

卷內楊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

又曰治平中召宋敏求為

仁宗實錄檢討官同脩起居注及英宗在殯有言宗室
服踈者許嫁娶敏求以為大行未發引不可踰年又有
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服降而練可嫁娶矣坐前後議
異貶知絳州王珪范鎮乞留之使成實錄神宗曰敏求
議初不誤即召還又又曰紹聖元年蔡卞請重脩神宗
實錄曾布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又又曰初安石且死
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紹聖間
蔡卞為中書舍人即防家取以上因刪落事實文飾姦
偽盡改所脩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

庭堅皆獲深譴。又曰徽宗立徐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又曰高宗時朱勝非爲相上諭之曰神宗哲宗兩朝史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宜召范冲刊定勝非言神宗史多增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京卞之手議論多不正命官刪脩誠足以彰二帝盛美會勝非去位趙鼎以宰相監脩二史是非得其正。又曰高宗命范冲重脩

神哲兩朝實錄冲父祖禹元祐中嘗脩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壻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謂之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又曰高宗以常同脩撰哲宗實錄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爲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於實錄卷末

他日上諭
勾濤同此

金史曰熙宗皇統間史臣進先朝實錄三

帝王部

實錄

實錄

卷上焚香立受之。曰元史曰世祖至元間司徒撒里蠻等進讀祖宗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汝獨不能憶之耶猶當詢諸知者。又曰王鶚言國家以神武定四方皆出太祖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忘宜置局纂就實錄附脩遼金二史從之。又曰文宗時以嘗命脩遼金宋三史未成以累朝故事有未備者史官請以翰林國史院脩祖宗實錄時有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言於帝曰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遂已。弇山堂別集曰明制脩實錄例以內閣大臣總裁而

元勛上公一人監脩獨太祖實錄以曹國公李景隆監脩戶部尚書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脩睿宗實錄用禮部尚書席書吏部尚書廖紀蓋特典也。又曰重脩太祖實錄以布衣陳濟與學士解縉爲總裁官而禮部尚書李至剛及講讀以下僅爲纂脩官。又曰明實錄故事有不諱始命內閣翰林臣纂脩實錄六科取故奏部院咨陳牘而已其於左右史記言動闕如也是故無所考而不得書國忸袞闕則有所避而不敢書而其甚者當筆之士或有私好惡焉則有所考無所避而不欲書

實錄二

增唐曆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年補

唐曆四十年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而唐年補

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

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言紀年錄後唐明宗時

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以武王莊宗時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賜武王制詔

十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賜武王制詔

誥九卷餘篇請以昭祖所撰上史館昭宗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

三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

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

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之以表 朱墨史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號朱墨史 辨誣錄 為一書名辨誣錄 蘇六世實錄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嚴與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賈緯王伸同脩晉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四朝

祖三朝實錄 三朝帝紀 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世稱良筆 蔣德

宗憲宗實錄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

蔣氏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增唐曆

五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年補

唐曆四十年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而唐年補

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

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言紀年錄後唐明宗時

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以武王莊宗時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賜武王制詔

十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賜武王制詔

誥九卷餘篇請以昭祖所撰上史館昭宗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

三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

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

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之以表 朱墨史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號朱墨史 辨誣錄 為一書名辨誣錄 蘇六世實錄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嚴與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賈緯王伸同脩晉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四朝

祖三朝實錄 三朝帝紀 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世稱良筆 蔣德

宗憲宗實錄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

蔣氏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年補

唐曆四十年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而唐年補

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

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言紀年錄後唐明宗時

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以武王莊宗時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賜武王制詔

十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賜武王制詔

誥九卷餘篇請以昭祖所撰上史館昭宗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

三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

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

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之以表 朱墨史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號朱墨史 辨誣錄 為一書名辨誣錄 蘇六世實錄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嚴與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賈緯王伸同脩晉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四朝

祖三朝實錄 三朝帝紀 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世稱良筆 蔣德

宗憲宗實錄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

蔣氏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柳芳上元中坐事謫黔中時高力士亦貶巫州

所撰國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倣編年法為唐年補

唐曆四十年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而唐年補

錄唐自武宗已後無實錄史官之職廢賈緯采次傳聞

出天下多事緯論次多所闕誤言紀年錄後唐明宗時

而事迹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紀年錄 以武王莊宗時

實錄未脩何瓚等上言張昭有史料嘗私賜武王制詔

十卷又聞其欲撰三祖志并藏昭宗賜武王制詔

誥九卷餘篇請以昭祖所撰上史館昭宗仍補為紀年

錄二十卷又撰莊宗實錄 尊堯集 陳瓘嘗著尊堯集

三卷上之優詔褒美 尊堯集 謂紹聖史官專據

王安石日錄改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

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後

陳執中當國起遷人石械知台州就瓘家脇取尊堯集

瓘受禍最酷幾不免至高宗時讀其書嘉其忠特賜謚

之以表 朱墨史 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

號朱墨史 辨誣錄 為一書名辨誣錄 蘇六世實錄

宋敏求補唐武宗以下 三朝實錄 周廣順中實嚴與

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 三朝實錄 賈緯王伸同脩晉

高祖少帝漢 三朝帝紀 孝宗時魏杞撰神宗 四朝

祖三朝實錄 三朝帝紀 哲宗徽宗三朝帝紀 四朝

會要 孝宗時陳俊卿虞允文等上神 世稱良筆 蔣德

宗憲宗實錄借又撰文宗實錄 會要 陳壽之流 敬播撰高

蔣氏三世踵脩國史世稱良筆 陳壽之流 竄無完篇

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崩鳴號不食因送永熙陵
 寢李至嘗詠其事欲錢若水書之若水不從呂端雖為
 監脩以不蒞局不得署名至抉其事以為專美不援詔
 若水稱詔旨及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宗正卿
 令與廷諍錢若水又重脩太宗實錄參以王禹偁李宗
 上言夔王於太宗屬當為兄實錄所紀召脩實錄宗
 繆誤若水援國初詔令廷諍數四乃定召脩實錄宗
 以將加優擢晨夜趨進至宋州遇朗州通判錢熙杲問
 為朝議將任僕何官熙杲乞脩實錄仁宗初太急於進
 言重脩太平實錄耳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
 取乞與脩真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
 宗實錄不報徵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
 總裁錄史所以勤懲不可廢乃詔李善長宋濂為四
 總實錄山林遺逸之士洪武間上謂廷臣

增皇祖有訓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聰聽祖考之彛

訓 率乃祖文王之彛訓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 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許謨定命遠猷辰告詩
 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帝範十二篇 唐

宗太子以三朝實訓 宋仁宗時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
 賜太子以三朝實訓 宋仁宗時 法寶新錄 呂夷簡上
 新傳法寶錄 參定編脩 祖宗家法 閣召宰執講
 讀官讀實訓至漢武帝籍南山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
 之利當與眾共之何用此也下度曰臣事陛下二十年
 每奉德音未始不及于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祖
 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 事親之法 呂大防因推廣祖
 三代以後惟本朝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言其畧自古人
 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
 以來母后皆朝夕 事長之法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
 見此事親之法也 事長之法 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
 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 治內之法 前代宮闈多不
 大長公主此親之法也 治內之法 前代宮闈多不
 帝王部

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
 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
 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
 之族皆不預政此待外戚之法也
 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勤身之法
 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勤身之法
 皆步自內廷出御後殿暑此勤身
 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
 人君在禁中冠服尚簡太宗以來
 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宗太后
 寬仁之法前代法最深於用刑大
 法也至此皆虛已納諫不好獵不
 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
 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節費
 為天下哲宗甚然之節費
 言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
 以節儉為意則積久累日國用自
 事巖叟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
 事以理則事之主嘗欲虛心平意
 事巖叟曰人主嘗欲虛心平意無
 事以理則事之主嘗欲虛心平意無

章高宗朝曾幾承平時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多
 講求而仁厚發為英明鄭清之進讀仁皇訓典謂仁
 力行之而無寬英明本於仁厚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明紀綱而無患英明本於仁厚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弛不振之患英明本於仁厚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氣而無矯厲英明本於仁厚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峭刻之習英明本於仁厚於仁厚故能涵養士
 寶訓要言王洙讀寶訓要
 三朝聖訓金章宗時右
 太祖太宗世宗三朝皇圖大訓元泰定帝時司天監
 聖訓以備觀覽從之皇圖大訓元泰定帝時司天監
 訓成請經筵進講仍俾皇太陳說明訓元文宗詔虞
 子觀覽後更名曰皇圖大訓陳說明訓元文宗詔虞
 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豈能周知故
 立奎章閣置學士員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
 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卿金匱寶訓於大明殿詔拜
 等其推所學以稱朕意

寶訓

住進讀太祖金匱寶訓威儀整昭鑒錄明太祖訓戒

暇語音明暢莫不注目竦聽經傳格言為書名曰儲君昭鑒錄至成祖命稍充廣

之益以太祖聖謨大訓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法皇明寶訓太祖又擇言

皇明寶訓共目十有三上自為序仍命宋濂序之皇明寶訓行之大者為

訓五卷文華大訓明憲宗製文華大訓成命詹事彭華等進講東宮每起立拱聽

增唐書曰褚遂良兼知起居注太宗曰卿記起居大抵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戒人主不為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

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

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又曰太宗曰

朕行有三一監前代成敗以為元龜二進善人共成政

道三斥遠羣小不受讒言朕能守而勿失亦欲史氏不

能書吾惡也又曰杜正倫知起居注帝嘗曰朕坐朝

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

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且筆之於書千載累德帝說

通鑑曰太宗謂監脩國史房元齡曰朕之為心異於

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元齡

乃與許敬宗等刪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

日事語多微隱謂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

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今可削去

浮辭直書其事 唐書曰永徽後左右史惟對仗承旨
仗下謀議不得聞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
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
政有記自璿始 通鑑曰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
官入奏事必使諫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紀之及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奏事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
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
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
政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事非秘密者皆令對仗奏
聞史官自依故事 唐書曰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鄭

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
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
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
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
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
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為
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為將來羞庶一見
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又曰帝索起居注魏謩奏古置
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無畏不書不善
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謩曰向

者取觀史氏爲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善惡不實不可以爲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又曰大中時裴休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能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宋史曰太祖七年知制誥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爲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脩日曆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

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爲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卹之令發自聖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從之又曰程琳脩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脩起居注又曰韓維同脩起居注侍邇英講英宗初免喪簡默不言維疏言邇英閣者陛下燕閒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臣請執筆以俟又曰神宗元豐時王存爲編脩官脩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

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躋其言聽直前奏事自存始也蘇又曰徽宗時以天暑令記注官卯漏正即勿奏事仍具爲令周常言本朝記注類多兼諫員故凡言動得以所聞見論可否神宗時脩注官雖不兼諫職亦許以史事於崇政殿延和殿直前陳述陛下於炎曦可畏之候暫停進對亦人情之常若著爲令則必記於日錄傳之史筆使後人觀之將以爲倦於聽納而忘先王之美事矣事遂寢又曰隆興時胡銓擢起居郎論史官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

三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二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預牒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閣門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又曰孝宗踐阼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周必大請言動必書兼脩月進乃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遼史曰遼聖宗詔脩日曆官毋書細事其金史曰世宗謂宰臣曰海陵時脩起居注不任直臣故所書多不實可訪求得實詳而錄之叅政孟浩進曰良史直筆君舉必書自古帝王不自觀史意正在此曰

又曰一日世宗屏侍臣與宰臣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
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
其於記錄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元史曰英宗時
御史李端言朝廷雖設起居注所錄皆臣下聞奏事目
上之言動宜悉書之以付史館從之命通紀曰洪武七
年命詹同宋濂等纂脩日曆成凡一百卷又曰詞林
記曰太祖初建國首設起居注以魏觀宋濂為之日侍
左右記言動洪武十四年定起居注秩從七品單仲祐
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令翰林院史官兼之每朝則立
班記事入館則載筆以從書動以為日曆書言以為寶

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猶從事於記注宣德後寢
以廢矣成化弘治中臣僚累建言欲復起居注之舊或
欲即命史官記時政於其中如宋朝政房之制皆未舉
行

記注二

增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記國有簡冊

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唐魏知古言史官惟詢采

二史不注起居唐劉知幾言記言動不敢侵官唐文宗嘗

事有不當毋嫌論奏唐曰臣頃為諫臣立侍宋初記

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宋初記召侍經筵宋

講讀諸儒皆得侍坐英閣石揚休奏修起居注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之仁

帝王部

淵蓋頂函卷五十三

記注

卷

宗初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脩起居注官獨
先出賈黯言召臣下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
請并召侍經分立殿上宋王介寧宗未除起居舍人
筵詔許之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脩

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王存胡銓所請分立殿上
留身奏事宋舊制無有高宗時洪遵請復舊制從之操

筆赤墀下唐鄭覃曰記注操筆赤書**執筆螭頭下**見記

唐文**老儒恬退**宋仁宗時初脩起居注缺中書舍人
宗**老儒恬退**彭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

無以恬退名**謹厚長者**曰斯人謹厚顧脩起居注崇璧

其為人也**解其記注**宋仁宗言馮京亦何罪**記注**

與制誥為隣宋英宗在藩邸時聞蘇軾名及即位欲以

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
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英宗曰且與脩注

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書之起**
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乃召試入史館

居注宋余靖言嘗有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

居注之起**書之時政記**宋御史蕭之敏劾虞允文允文

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為出之敏允文言之敏端

方請召歸以關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

記**邇英延義記注**宋景祐中置崇政殿談書賈昌朝

錄以進賜名邇英**邇英記注**宋高宗時洪遵直學士

延義記注後罷**邇英記注**院帝曰卿再登三館常

典書命今以脩注處卿遂拜起居舍人以經筵官除罷

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為一書名之
曰邇英**祥曦記注**乾道二年洪邁為起居舍人言起

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延義二閣
記注今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
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脩注官令講筵
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皇

聖政日曆宋孝宗上太皇聖壽皇日曆光宗上壽皇

宮今不齊如亦其書景林姑事本非命卦本意

興造詳觀詩書

原匠人建國辨方正位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始建城市

而營宮室水地以縣周禮注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

置槩以縣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

景其景將以正四方也識日出之景周禮曰為規識日

晝參日景夜考極星禮周揆之以日詩人規天矩

地張衡審曲面勢右社稷而左宗廟禮記九經九緯

經涂九軌周禮注曰九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

道為緯左宗右社面朝後市周禮注曰王宮所居也宗

宮度以几堂度以筵堂脩七尋三尺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並周宮隅七雉城隅九雉周禮注曰宮隅城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周禮疏曰環涂謂遠

庶民子來並周築室百堵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抹之

陜陜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

勝興廼立臯門臯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俾立

室家並廼立冢土詩並疏龍首以抗殿張衡既新作於

帝王部興造

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張衡增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

皇興阿房而秦禍烈文帝惜露臺而漢祚永唐薛

規構鴻侈隋楊素營仁壽宮規構鴻侈營繕相繼唐太宗時翠微

軍營馬監靡不恢崇 佛寺道宮悉皆輪奐宋太宗

言趨未棄本唐景雲初作金仙等觀章奏以為方農

人捨耕取顧趨未棄本宋丁謂營玉清昭

每繪一壁 登洛北絕岸延眺良久唐高宗營東都乃

良久詔即其地營上陽宮 卜鍾山之陽定作新宮明太祖命劉基

於鍾山之陽增築新城 止從儉素金天眷元年命少

宮室止 朴素不飾明太祖新內殿成曰奉天華蓋

曰乾清後曰坤寧六宮以 陂池臺榭皆深宮復禁唐

仁傑曰古天子陂池臺榭皆 武功舊第纔蔽風雨唐

世長侍宴披香殿謂太宗曰 閱實工徒隋崔善為督

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 匠匠樓下宋張商英為

善為執板暗唱無一差繆 匠匠樓下宋張商英為

土木嘗葺升平樓戒主者張丞相 書尚書無逸於二

閣宋仁宗置通英延義二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明太

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曰前代宮室多

施繪畫今用此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原帝王世紀曰帝顓頊始都窮桑後徙商丘 又曰武

王伐殷以木承水自鄴徙都鎬 史記曰成王少周公

帝王部

帝王部

遷都

卷五十三

攝行政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周公奉成
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啟代殷後國於宋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吳志曰黃
初二年孫權自公安郡都鄂改名武昌又曰黃初元
年四月祭南郊即皇帝位遷都建業 **增**通鑑曰後魏
主以平城地寒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大舉伐齊
行至洛陽戎服乘馬而出諭羣臣曰朕世居幽朔欲南
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舊人雖不欲內徙而憚

於南伐遂定遷都之計金史曰海陵貞祐二年詔遷
都燕京有司圖上燕城宮室制度營建陰陽五姓所宜
海陵曰國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紂居之雖卜善地
何益使堯舜居之何用卜為又曰貞元元年以遷都
詔中外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又曰金宣宗決意
南遷五月遂發中都七月車駕至南京高琪請脩南京
裏城又曰左司諫僕散毅夫乞更開封府號賜美名
以尉氏縣為刺郡睢州為防禦使與鄭延二州左右前
後輔京師上曰山陵在中都朕豈樂久居此乎元史
曰世祖在潛邸嘗從容語霸特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

勸主上駐蹕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後世祖至開平即位遂定都於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特魯之力也又曰世祖初命劉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通紀曰永樂十四年將建北京宮殿命羣臣會議於是文武羣臣疏言北京為上

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南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勝宜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從之明紀事本末曰永樂十八年九月北京宮殿垂成詔以明年正月朔御新殿乃命召太子太孫於京師

遷都

言不...

永嘉不幸...

...

...

原少昊徙曲阜

帝王世紀

四盤庚遷於殷不常厥邑於今五

邦古我先王將多前功

書

匪亟其欲適追來孝作

邑于豐宅是鎬京

並詩

召公相宅周公成周

維龜正

之武王成之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並詩

非敢違卜用

帝王部

遷都

宏茲賁並書度其夕陽度其鮮原廼陟南岡廼

覲于京並詩廼正厥位公奠厥攸居廼建城市營宮

室古太史抱法禮周永命新邑廼安定厥邦廼永建乃

家少四方和會並書四方入貢史記民利用遷書增

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宋靖康金兵薄城下唐

幸洛帝將從之何永嘉不幸暫都江左方當蕩平

區宇旋軫舊京折晉王述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宣宗

南播疆宇日蹙史金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

故事以安天下宋太祖如西京欲留都洛陽羣臣與晉

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曰

在德不在險帝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

遂還三殿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明永樂十九年遷都北

上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

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

部院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午門對辨尚書夏原吉奏

臣不能協贊太議臣等合當有罪上乃兩釋之

教化巽惡樹之風管原聖人以神道設教詳帝先王觀民設教湯風以動

之不教以化之垂世立教孔安國垂裕後昆書

宓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周三皇

設言民不違五帝畫像世順機何休開物成務易

克綏厥猷書成天之道禮取地之財大戴式

帝王部

游鑑類函卷五十三

教化

三

和民則天式化厥訓天斂時五福又敷佑四方並書天

之牖民詩因民為制周制肇脩人紀書開長育之材

詩則山高以居賢依巽風以善俗而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

之謂之通而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並易

繫章善癉惡樹之風聲書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左氏

著之話言左傳教之道藝周禮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禮記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書天地尊化風俗通教思

無窮易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詩教之防利告之訓

典左氏風以詩書以禮教親則民不怨周禮以樂教

和則民不乖以儀辨等則民不越以俗教民則民

不偷以刑教中則民不競以誓教卹則民不怠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以

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勲制祿則民興功並周禮每歲

孟春以木鐸徇于路書正月朔日布王治於天下周禮

教民播種淮南教民耕農古史教民食穀賈誼

神農作教管子燧人教漁尸子處犧教獵尸子教民漁

田越絕教民巢居顏峻始節水火大戴禮化腥臊韓子

養才以任地履時以象天大戴禮教化若神淮南子

化如神明劉邵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孝經休風偃物

帝王部 教化

淳化元通王粲七釋行于江漢詩聲暨海外七釋風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詩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詩並有典有則

詒厥子孫書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書德音孔昭視

民不怵書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詩增王者以教化為

大務董仲舒策民至愚而神元王恂言於世祖吾不之疑則反

覆化為忠厚同上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天經亂

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

武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唐魏徵言於太宗民力息則生養

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元大德時吳元珪言治國之

要教化為先明太祖論致治在於

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

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同上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

究此事金章宗時戶部尚書鄧儼等言不明教化不知禮義明太祖諭劉基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唐權德輿對憲宗宜以祖考躬行之

教為法宋張綱對徽宗躬履節儉以示四方宋孝宗時周濬知臨安府上言

風化必自近始同上教化之行當自貴近始金世宗諭廷臣

人皆以教化為餘事金章宗時宰臣言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

有秉心寬厚欲行教化者輒謂之迂濶故人有能務行德

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儒者所以隆孝悌而敦風俗唐

言宗敦朴素革浮偽過行者被嗤於鄉不昵者明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教化

且

蒙擯於親唐太宗時高馬言禁喪葬作樂宋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不與戒

飭風俗禁民奢侈宋光宗詔定制度辨上下而服用居室

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追逐無名之費金章宗時宰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使士不趨於文華

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

元世祖時姚樞言月朔讀法明洪武二年命郡縣分教郡

國明太祖以北方喪亂之後社學師儒各詔天下闈

延師儒命國子生往各郡分教大誥三篇訓化民俗明太祖做成周大誥之

教子弟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著為條目既而又續為一

事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鮮

從化者多故又作三家識慈孝人知廉恥唐太宗時高馬言

四士敦操尚鄉恥輕薄宋文帝元十識朕此懷務相安

養海內之人皆為兄弟唐太宗詔勞江左風俗於

斯為美宋文孝友儉讓近於淳古宋太宗時陳旭

民間風俗聞稍淳儉金世宗言剗股割肝咸見慶賞數

世同居輒復其家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

瑞史不絕書宋史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唐憲宗

言與宋之教化有足觀者矣宋史

原懷遠以德尚書誕敷文德尚書舞干羽而有苗格

弗寶遠物則遠人格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明

帝王部來遠

王慎德四夷來賓柔遠能邇安勸庶邦並書來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詩惟德動天無遠不届下華夏蠻貊罔

不率俾並書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並書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詩方外百蠻無思不服漢書蠻夷率服

書蠻夷懷服大戴禮本遠夷稽顙續漢書蠻夷皆服呂氏

春秋夷狄思慕司馬相如隣國襁負歸德尚書木四

方襁負而至駿奔稽顙委質重譯張景陽諸侯同

日貢者五百國帝王世紀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

來者六國尚書皆遠方來譯至者十六國帝王世紀

四方來附詩一時歸湯帝王世紀六國歸與通道百

蠻國語武肅清萬里晉陽秋高庶邦不享書不

遐有佐詩近者悅遠者來論幽邦肆險遠國亡遐

應瑒詩延頸舉踵向風慕義司馬相如心歌腹詠

樂在歸附胡綜為吳日月所照莫不砥屬詳帝風

雨所至莫不從助史記五密須歸文王呂氏夙沙

歸炎帝帝王世紀匈奴來朝漢書鮮卑送璽晉中

元帝奇肱車至括地肅慎來貢書焦僥貢沒羽

帝王世紀歲貉貢良弓典西戎獻劔列子周穆王征西

劔西胡獻栝十洲記云周穆王征西西旅獻葵書

越裳貢雉史記周本紀倭王獻錦魏志景初中倭

帝王部

附錄

來遠

三

獻吉光毛裘

武帝天漢三年西域國王獻吉光裘

火浣

以示百寮

齊王芳即位西域重譯獻火浣布

楛矢陳於玉階

賀肅慎

增德禮形則遠者來格

唐魏脩政事則遠

入來歸

宋呂蒙

民既安利則人斂衽而至

宋張齊殊方異

遠以惠利民則遠人之歸可立而待

宋張齊

殊方異

俗相率向化

宋趙

懷荒振遠諭以賞格

宋太宗時楊

樂遠人來歸宜有旌異

明成

與民休息遣使往來

宋

聲教遠被自當來賓

明成

脩文德以來遠

而挫銳

宋太祖時

示綏懷萬國之心

用駕馭四彝

之策

同

垂天覆之仁

晉

假來王之便

宋真宗時

道不

使北面則遠方何所瞻仰

唐高祖時高麗貢方物帝欲讓而不臣温彦博曰遼東本

箕子國漢元菟郡不使

二歲一進此非所以來遠人

也

宋神宗時令洮河諸國限二歲一進

王會圖

唐太宗

朝貢甚眾服裝詭異命顏

西州程

宋太宗太平興國

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王延德使焉

仙晨帝所

隋煬

東都以外國朝貢踵至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

玉帛風雲

在

道被服光麗塵邠皆供帳池酒林藪在

玉帛風雲

所

明永樂時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聽文武羣臣外國朝

玉帛風雲

使及在京者老聚觀上顧皇太孫曰可謂萬方玉帛風

雲會

漢文帝却千里馬

晉武帝焚雉頭裘

唐魏

葱嶺以東皆奉貢贄

唐高

西域諸國來朝獻地

隋煬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來遠

三

諸蕃畢集洛陽同四國扈從東封唐明皇封泰山

倭四國畢赴不受康國內附唐太宗時康國求內附上謂

交趾獻前貢物元世祖將征交趾丞相不忽木曰不

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其王等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大示

遠邇悉奉琛幣東逾遼水重譯來附西南極遠之

國俱來朝受封爵明成祖聖王聖德

神古帝王會圖

神其基果則榮能與命

宋前宗胡合兆

淵鑑類函卷五十三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至南宮

帝王部十五用賢

用賢增崇儒勤勞

原管子曰昔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太常察乎地利

得青帝辨乎東方得祝融辨乎南方得大封辨乎西方

得后土辨乎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下化左傳曰舜

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

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

成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孔安國注禹稷契

臯繇伯益帝王世紀曰禹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

帝王部

淵鑑類函卷五十四

用賢

程